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二十三回 上高峰巴蛇吞象 入幻境神將擊人

話說妙善大師等一行三眾，走到那座最高峰的山腳下，只當它是雪蓮峰，找到了一條路徑，驅動白象要往山上走時，不料那頭白象，在一路上過來，都是馴順異常的，今天卻不知為了何故，卻自犖住了，一步也不肯走。永蓮見驅趕不動，便道：「這倒奇了，白象難道今天沒有吃飽，故不肯向前？」

於是就在布袋中掏出一個化來的饑饉，去餵給它吃。白象卻又不要吃，依舊站著，一動也不動。把個永蓮恨得牙癢癢的，罵道：「孽畜，如此怪張怪致的，敢是討打？再不走時，賞你一頓精拳頭受用。」

那白象一聽了此話，便側轉頭向她望了一望：，呼呼地透過一口長氣，好像在那裡對永蓮說：「那裡邊氣味不對，一定有怪物藏著，危險得很，進去不得！」

永蓮雖然號稱聰明，但終究猜不透象的意思，只管頓足怒罵。妙善大師見了如此情形，便下象背，撫著象鼻道：「白象呀，你是通靈的了。你自從金輪山中救了我的性命，隨我朝山，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辛苦，到此為山九仞之時，難道卻發起野性來嗎？」

那白象聞說，連連把頭搖了幾下，表示不對。

妙善大師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麼你不肯前行之故，大約因為這座山不是雪蓮峰吧？」

白象又搖搖頭，可憐它喉間生著三寸橫骨，不能將不肯走的原因，明白告訴出來，只是搖頭，把個妙善大師弄得莫名其妙。

做書的在這裡，倒不能不替它表明一下。這座山峰到底是不是雪蓮峰？那白象到底是個畜牲，叫它怎生會知道？它所以不肯入山的緣故，只因聞得一股腥羶之氣，異常觸鼻，知道這山中一定有怪異的東西，而且那東西又是它生平最怕的長蛇。因為是對頭，它的辨別格外真切。

論象這件東西在野獸中，性情雖極馴良，但生得皮粗肉厚，力大無窮，自衛的能力極為充足，就是虎豹它也不怕。所怕的只有兩樣東西：一樣是老鼠，會從它鼻孔中鑽進去吃它腦子；一樣就是長蛇，會纏繞它不得脫身，到死方休。故象對這兩件東西的氣味，有特別的感覺，一聞便知。

那麼，這種腥羶之氣，白象已經聞得，妙善大師等三眾卻又如何一點都沒有聞到呢？這因為獸類的嗅覺，比了人來得靈敏，故三人還沒有得知。

當下妙善大師又諄諄地向白象勸告，叫它不要有始無終，功虧一簣是□分可惜的事，得成正果與否，也只在此一念。

白象似乎領會她的意思，才點了點頭，好似在那裡說：「我不走並不是偷懶，只為前途危險，生怕於你不利。既然主人一定要去，我也顧不得許多了。」

妙善大師看見它點頭肯走，甚是喜悅，重又上了象背，白象果然緩緩地依山徑而行。

走了五、七里，清風過處，三眾也聞得風中夾雜一股腥穢之氣，□分刺鼻，聞了令人作嘔。

永蓮道：「咦，這是什麼氣味，怎地難聞？」

妙善大師道：「山林陰森，經過了日光蒸曬，潮濕之氣上騰，故有這股氣味。至於難聞好聞的話，永蓮啊，你可又說錯了！你豈不聞，出家之人要六根淨滅。何謂六根？你且講來。」

永蓮道：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就叫做六根。眼為視根，耳為聽根，鼻為嗅根，舌為味根，身為觸根，意為念慮之根。這些是常常聽得大師講的，如何會忘懷呢？」

妙善大師道：「你既知道六根，卻又說難聞的話，六根豈不是還沒有斷絕嗎？」

永蓮連連稱是，收攝心意，跟著又走了一程，那腥穢益發令人受不了。那頭白象，好似中了毒一般，步子漸漸地遲緩下去，□分勉強。

妙善大師覺得奇怪，便招呼永蓮等停了步，自己跳下象背，來看白象時，忽然半空「呼呼」地起了一陣怪風，刮得林木震撼，沙石齊飛，連眼也睜不開來。風過之處，腥穢難當。

妙善大師迎風看去，只見前邊樹林裡游出一條大蟒蛇來。

一個頭，不說鬼話有栲栳大小，兩隻眼睛，如同一對小燈籠，一張嘴，宛如小小一個月洞門，一條兩歧的舌頭，好像出鞘的一對雙股寶劍。在林外已有二、三丈長，還不知尾巴在哪裡，身長多少，實在無從推測。

妙善大師叫聲：「不好！大蛇來了。我們快些避讓！」

那時保姆和永蓮也都看見了，三人口中亂叫，一同飛步向斜刺裡小路上逃去。

那頭白象一見了蟒蛇出來，也不住地急叫，四蹄卻是不能舉步。那蟒蛇游到白象相近，便張開了血盆般的大口，對著白象「呼呼」地噓氣。那象一受了蛇氣，便自筋酸骨軟，不消片刻，再也休想支持得住，「撲通」一聲跌倒在地。蟒蛇游過來一陣亂咬，把那白象頓時咬死，一口嚙住，連拖帶曳地游向對面一個山峰上去。

妙善大師等三人逃了一程，不見動靜，回身看時，卻遠遠望見那條蟒蛇將白象拖去了，都說：「可憐，可憐！此象護送我們到此，不料卻傷在那孽障手裡，真是可惜！」

永蓮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它到底負送我們這麼一程，我們如今眼見它被大蛇吃去，卻自救它不得。」

保姆道：「如此，我們只索多誦幾遍《往生咒》，使它早登極樂，也盡了我們的一片誠心。」

妙善大師道聲：「好！」

於是三眾便都默誦起《往生咒》來，一方面仍舊覓路前進，上高落低，直走到天色昏黑，向下望望，離開平地卻已好幾□丈，再向山頂上看時，仍舊與在平地上仰望無異，這許多路好似未走。

當下便找了山崖邊一個石洞藏身，跌坐入定。但是三眾因為日間看見蟒蛇，受了一番驚恐之後，心神不能□分寧靜。

心神不寧，是坐禪最忌之事，足以由此生出種種恐怖幻象，與常人做惡夢一般無二。三眾裡邊，自然是大師修行最深，收攝住了心神，沒有枝節；那保姆雖然修行不及大師，但還可以勉強鎮住方寸，不讓它旁鶩。

只有永蓮修行最淺，坐不多時，便覺周身火熱，如同在洪爐之中一般，急睜眼看時，只見滿一個石洞，都是熊熊的烈焰，主人一同處身火中。但那妙善大師與保姆卻自顧瞑目跌坐，一些兒不覺得什麼。永蓮暗想：「不好！她們沒事，只我覺得發熱，一定又是走了魔了。」急急拋開雜念，收攝心神，那一洞的烈焰，果真熄滅無遺，身上也不覺得熱了。

可是她一顆心卻終於不得寧靜。又隔了片刻，幻境又發生了，只覺得渾身冰冷，如同浸在冰窟裡邊一般，還覺似乎受到很劇烈的震激。再睜眼看時，只見滔滔滾滾，濁浪排空而至，滿石洞都是水，三個人同浸在水中。只是妙善大師和保姆，仍是不知不覺，那濁浪卻不近她們二人之身。永蓮暗道：「不好了！怎麼今天卻一味地走魔？如此還能成正果嗎？」

她生了這麼一念，心上不免有些煩惱！只這一煩惱，入魔愈深入。轉眼之間，那滔滔濁浪卻又不見了，只覺得霹靂一聲，半空中來了無數金盔金甲的天神，都生得身高丈二，腰大□圍，手中都執著八稜金爪錘，一個個怒目相視。內中有一個環眼的天神，飛身走入石洞，舉起金爪大錘，不問情由，照她頂門上「嗖」地打下來。

這一下不由永蓮不嚇得神魂出竅，極聲嘶叫，「哎啊」一聲，早驚動了妙善大師和保姆，爭著問道：「永蓮啊，為何極聲嘶叫啊？」

到此她才如夢初覺。正是：
幻境由心造，何曾可當真？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